史記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言諸姬者衆妾也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也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以代盡與太原王

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陽縣西北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一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爲十一年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

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殺虜與漢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駰案司馬彪曰

聞有高陽亭也○索隱曰潁陽縣陳留高陽鄉名也說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四十餘城

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兔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言梁孝王竹園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宮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駰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栖鳧洲鴈渚連

亘七十餘里吳地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趕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則亦有蹕也入言警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衺之人鄭玄云奇衺譎怪非常也奇音紀宜反邪音斜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徐廣曰但將駟馬往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

（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攱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攱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攱棚云攱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

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意疑梁刺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

大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濟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梁山北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此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碭有梁孝王之冢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索隱曰長子買爲

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飡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

（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笮○索隱曰措音迮側格反漢書王彥傳迫迮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迮此謂為門扇所傷）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侯官長及郎中尹霸等是七人大后與通亂其義亦通）而王與任太后以此使人風

上李太后李太后內亦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張晏曰韋昭云犴音岸椒類犴反人姓名也反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為平王

子無傷立爲梁共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

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表蘇氏曰言如周家立子不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

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

與今世怨言誹謗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

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太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

後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名姓）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

人曾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扞吳楚　計醜孫羊　竇嬰之譏
袁盎劫傷　漢窮梁獄　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索隱曰閼音遏漢書無于字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

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云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宮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掾反又音軟文音奴亂反壖垣牆外之短垣上徵榮榮行祖於江

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爲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爲行神不知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爲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爲行神之由又聘禮云出祖釋軷祭脯酒而已彼今祭禮以軷壤土爲壇於道則用黃羝或用狗以其羝血釁左輪○正義曰荊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北偎朔北爲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爲郢都所訊擢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爲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爲王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正義曰晚節猶言末年時嗇貪恡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

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正義曰文孝反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索隱曰淖姓也齊有淖齒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諡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楚

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正義曰痿於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索隱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衛

僕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辯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爲二千

石。師除其舍以迎之。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榷謂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榷音角。獨言榷酤榷也。會音儈，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榷買賣之賈儈以取利，若今之和市矣。韋昭則訓榷為平，其注解亦得。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案埤蒼云：禨，祅祥也。列子

云荊人鬼越人禨謂楚信鬼神越信禨祥也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常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以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

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

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正義曰樂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

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

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

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

年齊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淅淅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長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許政以丹注面目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袿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的即擇名所云按說文云袢女汗也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音半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

毋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服虔曰鮈音拘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索隱曰漢書作繆王齊諡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作中尉蔡彭祖子去嗣坐縣官勃亂國除○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鏑鏃字林音子木反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間則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

日他本亦作斐推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

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

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梲

徐廣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說反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梲以母無寵故亦

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索隱曰媢音亡報反又鄒氏作娟郭璞註三蒼云媢丈夫妬也又云妬女為媢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梲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梲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舍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索隱曰案騫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

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棁脩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孼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　閼于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禔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鏃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姁四王
分封爲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大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

下辛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正義曰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徐廣曰一作關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索隱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爲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爲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治乃以未教成

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歡一作劦一作觀○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傅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續蕭文終之後于酇索隱曰蕭何諡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酇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褒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封平津侯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賁推恩之令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爲列侯而在下今又家皇子爲列侯是尊卑踰越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索隱曰齊王也王夫人子臣旦索隱曰燕王漢書云李姬之子臣胥索隱曰廣陵王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騂剛赤

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

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臧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韓毅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閉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江膠東王子變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

未有號位臣謹爲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酇侯壽成後爲太常）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

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加言嗚呼戲音歸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爲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

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卿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尭能同天建爾國家

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是害老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韋昭云甿民也三蒼云邊人云甿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降三十二師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部旗依斷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亦淳曰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北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徐廣曰俷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俷俷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棐。正義曰俷音符味反毋乃廢備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之武備常備匈奴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曰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礼義不得在於側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至荊州以南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其人輕心楊州保疆徐廣曰一作纏驅勁系李奇曰保持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

弋獵郅氏郅音𨈭𨈭亦小人或作佞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壃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冊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宣
天子沖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閎國負海　旦社惟玄
胥人不通　藩弼遠邈　朗哉監戒
式防厥欲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

後世得覩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

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户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

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索隱曰本亦作肥按上策云作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肥）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閒其人輕心楊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

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臣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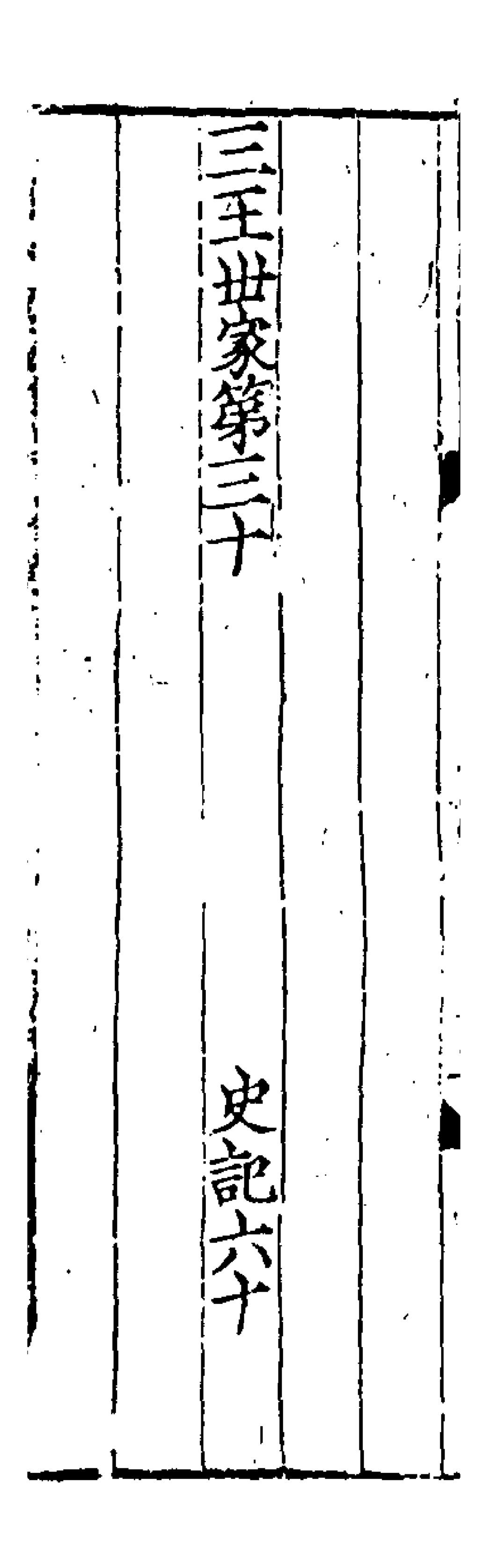
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傅曰云云 主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

勿作怨上音佩德也毋廢備者毋之式以北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鈎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使鈎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諭燕諭

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少以宗室有德者爲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系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從使治燕王侯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王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之禮文章爾雅索隱曰[illegible]也雅正也其書於六[illegible]正字[illegible]云爾雅相[illegible]

云[illegible]公作以教成王入謂[illegible]曰[illegible]子必內有異文[illegible]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illegible]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

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徐廣曰滫者淅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滫如禮滫瀡之滫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則變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旦某淑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